

XLIX.

‘啊！’

一位年約八歲的隣居的姑娘同了他的父親到 R 夫婦家來，引導了小姑娘稱爲姑丈及姑母者，要求我們允許，在我的後房中暫寓。因爲這個機會，我得看見這位小姑娘。

在這個會集中，R 夫婦與我是主，小姑娘的姑丈，姑母及父親是客，我們主客互行相見常禮後，大家圍在燈光下坐定，於是開塢談天說地了。這許多人中沒有一個對小姑娘行禮的，而且也沒有一個叫小姑娘對人行禮的。大家如沒有見到他在這裡的樣子，然而我，從他進門以後，就注意他了。

他斜倚在他的父親的右膝旁，一聲也不發，屢次轉頭看一個一個說話者的面貌。他的面貌如包裹薄紗的蘋果照在月光之下，微微鬢曲的髮垂在兩邊，又如蘋果之有美葉。

左手放在他的父親的右膝上，略略支撐他的斜倚的身體；右手的手指個個春笋似的，慢慢的運動，正在擰他的桃色的單衫。右脚斜伸往外，衫緣以下，襪統以上，是一段裸露的下肢。他的眼珠畧微潤濕，故返光很强，因此必見燈火周圍如太陽的光芒，而且如阿米排的偽足的伸縮。他略略感到厭倦的不安了罷，然而大家如沒有見到他在這裏的樣子。

我完全忘記了，不知是怎樣的開始，我與他相互認識起來了，於是他父親說：

‘對這位先生握握手！’

然而他沒有舉動。R夫人重復的說：

‘你是很聰明的。對這位先生握握手。’

他緩緩的舉手交給我，在羞澀中萬分的鼓起勇氣似的握我的手了，這握我的就是指如春笋慢慢的擰他的單衫的手。

我收受他的握手以後，看他的空手拿回去，頗使我感得不安。正在躊躇間，我轉頭過

去，見櫃上的蘋果，於是恍然大悟的取了一個送給他。這種蘋果是我於晚間在院中散步時掇拾來的，凡有自己掉下來的蘋果，都是蟲蝕過的，否則就是大風時也不易落下，我看他的色澤好，而且因為是蟲蝕過了，愈適宜於描畫，故選擇其最可愛的幾個拿回來，原不想供食或送人的。我於送他以後，立即懊悔了，我連忙說，這蘋果還沒有熟，而且有蟲的，不要吃。我於是想到我房中已熟的了，故我立即往樓上去取，而且對他說，我去取了熟的來。

我以兩個蘋果交給他的左手，五個絳紅的李子交給右手。以前給他的有蟲蝕的蘋果已取還了。他的兩握滿滿的，有點動彈不得，於此不得不恨他的手太小了。然而他有方法減輕他的負擔，他放整個的李子吞在口中了。然而我又懊悔我何不先給他一洗呢。

他連二連三的吃，頃刻間右手中，只剩一

個李子了，這又使我擔憂了，母親常對我們兄弟說，李子是滑腸的，多吃不消化。我又懊悔我少給他幾個也罷了。但大家只是談天說地，如沒有見到他在這裡的樣子。

鬧哄哄的一陣，大家都立起來，於是預備引導客人到房中去了。小姑娘的父親對他說：

‘你留在這裡與姑母同睡罷，不必回去了！’他不說什麼，只是尖利的叫喊‘啊！’R夫人，我和其餘的人都相繼的說，要他留在這裡與他的姑母同睡，不必回去了，他也一一的回答以尖利的叫喊。大家如此要求他，無非欲聽他的如此嬌好的回音，如撥胡琴的絃，如按鋼琴的鍵，演奏出美妙的樂曲。

在這陣熱鬧中，什麼人都發言，沒有一分鐘的靜默，倘若寫成劇本，必見是無數的短行，這也就是熱鬧的原因。

小姑娘的父親拿起剛才拿了來的四方